



四書人物聚考



九

□ 12  
3019  
9



門 12  
號 3019  
卷 9

老氏云善  
師者不陣  
善陣者不  
戰善戰者  
輕敵

玉漆

戎容暨暨言容路路色容厲肅視容嚴明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

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財貨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  
暴亂禁不義也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  
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定計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出與將受命之日忘其

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袍而鼓忘其身出尉

憲問

南宮适

子謂南宮方見

南宮适南謂魯穆公曰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曰營居成周有善易得

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知也故曰易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

羿

夷羿有窮之君也偃姓羿生五歲時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

南宮适

是

第六卷

淮南子云  
堯時十日  
並出堯使  
羿射九日  
而落之左  
傳說文曰  
羿帝學射  
官也但學  
時有羿堯  
時有羿夏  
時有羿則  
羿是善射  
之稱必非  
人名字也  
楊升菴云  
古傳言羿  
射日落九  
鳥最難

取之而羣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為山間人所養年二十習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楚有瓠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聞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焉本初唐堯時有名羿者善射河伯溺殺人西海上有人乘白馬朱鬣白衣立冠從十二童子馳馬如飛名曰河伯使者所至雨水滂沱蓋水神也則射其左目風伯風神壞人屋室則射中其膝又誅九嬰契偷之屬九嬰水火之怪也契偷獸名狻猊有功於天下死為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人皆祀之夷羿慕其為人因名曰羿羿中厥右恥之由是每進妙中高出天下出文選註迨事夏王王命射於方家之皮征南之的曰中之予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中焉王謂傅爾曰斯羿也發無不中而今也不中何以對曰若羿者其慎之為裁而萬金之為患也人能遺其喜懼之私與萬金之患則天下無悍於羿矣王

命一日落  
力鳥言射  
之捷也  
離騷云羿  
垂遊以佚  
田兮又好  
射夫封狐  
孤固亂流  
其鮮終兮  
泥又貪失  
厥家洗身  
被服疆圉  
兮縱欲而  
不忍日巖  
娛而自忘  
公厥自用  
夫顛噴

曰善吾乃知亡欲之道矣太康之立荒逸弗恤國事收於洛水之表十旬弗歸夷羿因民之怨距之于河弗許歸國王遂崩于陽夏羿乃立太康之弟仲康仲康即位羿為之相維時羲和羿之沉亂于酒遐棄厥司惟夷羿是與王命胤侯堂六師征之羿遽隱匿及相立仲康之子爰逐相而自立因夏民代夏政自鉏遷于窮石滅樂正后夔之子伯封先有仍之女美而顯顯音厥澤可鑑容貌光澤可以鑑人夔納之是為玄妻髮黑曰玄妻生伯封貪殘忿戾實有豕心人謂封豕羿滅之后夔是以不祀資治通鑑羿於是益恃射不修民事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國能影龍圍四臣而用寒浞浞伯明后塞之讒子弟也寒國名伯明寒國君名伯明子寒棄之夷羿收之使相已浞行媚于內施賄于外愚弄其民娛羿于畋外內咸服羿猶不悅八年將歸自畋羿徒逢蒙取桃楸殺之楸大杖也以桃為之蒙眾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夏遺臣靡奔有鬲氏國名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斟鄩

會甫四書卷之五 論語憲問

氏二國夏同姓諸處澆于過國處瘞于戈國靡自有高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泥  
二國斟灌斟而自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  
也

冢

冢一名澆羿臣寒浞之子也初羿為家眾所殺泥因羿室生冢力能陸地行舟

論衡曰冢是古之冢力者身能負荷于釣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舉足能離地

澆使冢滅斟灌及斟鄩氏處澆于過夏后之臣靡自有高氏以滅泥而立少康  
詳具夷羿傳中寒浞倚姓寒君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君惡之棄諸窮窮羿收  
因其室生澆及豷

稷

呂氏春秋曰后稷云子能以筮為突乎子能滅其惡而捨之以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郤氏女姜嫄為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  
心欣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

陰乎子能使吾土清而明浴土乎子能使保滋安地而處乎子能使使翟夷毋淫乎子能使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保其數節而甚堅乎子能使使而堅均乎子能使使栗員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豐乎無之若

過者皆辟不踐徙置林中適會人伐木乃遷而棄之水上飛鳥以翼覆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  
麻菽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宜以為稼穡民皆法則之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  
享其利至舜時封棄于郤號曰后稷 姓姬氏 淮南子曰堯命稷為大田師  
詩大 厥初生民也 時維姜嫄 有郤氏為 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祈無子 求  
子履帝武 迹 敝 也 歆 動 也 見 上 帝 足 迹 而 復 攸 介 也 攸 止 載 震 也 載 風 載 生 載  
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 易 也 不 拆 音 不 副 無 蓄 無 害 以 赫 厥 靈 上  
帝不寧 豈不 不康 豈不 禋祀居然生子 誕置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置之  
平林會伐平林誕置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也實訐也厥  
聲載路 其聲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施施禾役穧  
穧麻麥幪幪瓜瓞嗷嗷 誕后稷之穡有相 盡人力 之道 弗 厥豐草種之黃

山海經云  
按書禹口  
暨稷播種  
奏庶艱食  
則亦省耶  
稼矣

茂實方也實苞也實種折實莖長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郃室家

禽犢之愛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引禪  
○金日磾漢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  
武帝時人

婦寺之忠

詩大雅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幽王變衰似任  
瞻仰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奄人以致亂之詩

為命

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  
曰誅注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辭令也命為禱誥帥創之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  
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皆命於滿主為其命禱如衛太子禱誅如哀公

誅孔子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

神謀

神謀鄭大夫鄭簡公二十二年伯有氏即長使公孫黑如楚即子辭曰楚鄭方  
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世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  
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  
神謀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此盟必不能久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  
禍夫歇也必三年而後能舒舒解然明曰政將焉往鄭政將神謀曰善之代不  
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擇善而舉則世  
隆也子產之德為世所高又應知政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天又為子產驅除伯有使子西即世  
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不然將亡矣出左傳

十九年神謀能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神謀能謀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禮

第六卷

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造野使謀可否焉出襄公三十一年

世叔

世叔游吉一曰子太叔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氏為氏鄭簡公二十二年使游

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不受聘而使還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君今吾子來寡君謂吾

子姑還吾將使驛犇問諸晉而以告驛傳車也問鄭君應來朝否子太叔曰宋之盟君命將

利小國楚君之命將以與兵為小國之利而亦使安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

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

於下執事言歲有飢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小國大夫何得與楚國

之政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水行為跋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

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

人下宛射失德則諸侯肯楚亦將為君不利小國恐懼正坐於此

曰楚君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易曰迷復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欲得鄭朝以復其願而不修德復歸無所又無所歸是謂

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而後歸以快楚人欲得諸侯來朝

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命矣我乃得休息其民是秋遂如晉言楚不能復為害

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出魯襄公二十八年明年夏晉知悼子荀盈合諸侯之大夫以城

柩鄭子太叔與伯石往伯石即子太叔見衛太叔文子儀與之語文子曰甚

乎其城杞也訊其太甚曰若之何哉將如晉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

屏周宗姬姓也斬而復生日肆肆餘也夏肆謂杞也屏城也言晉不憂諸姬而獨城杞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

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棄同姓就異姓是乖離之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姬

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晉不鄰矣其誰近之晉不恤鄰近之親其誰旋繞而歸之出襄公二十九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即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

韓非子子產相鄭疾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

叔成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象其其上

一也太叔曰不然培塿無松柏

左傳楚下伐鄭以救齊諸侯還救鄭音侯致勞而求御于鄭鄭人下宛射

晉南曰晉侯考論告憲問

涖人夫火  
形嚴故人  
鮮灼水形  
懦人多溺  
子必嚴子  
之刑無令  
溺子之懦  
故子產死  
游吉不肯  
嚴刑鄭少  
年相率為  
盜處下社  
蒲將遂以  
為鄭鳴游  
吉帥車騎  
與戰一日  
一夜僅能  
克之游吉  
嗚然嘆曰  
吾蚤行夫  
子之教必  
不悔至于

子產請使女擇焉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皙怒  
既而蔡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子皙傷而歸大夫  
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先聘子南直也子南用切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  
數其罪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元身焉能元宗元蔽彼  
國政也非私難也彼謂子南被逐乃國之政今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  
而放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出魯昭二十  
七年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  
此來也卿共姜葬過禮已甚子太叔曰將得已乎言不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  
之事不煩勞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其  
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闕  
之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效如守適惟懼獲戾豈敢憚煩今能妾

喪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嫡  
夫人惟恐得罪於管豈敢謂勞也  
得聞此數也我幸而得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火中寒暑乃退心  
以季夏昏中而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極則必退理之必然以晉將失諸侯  
季冬且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極則必退理之必然以晉將失諸侯  
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  
後乎張趯雖有智識然不知為尊者諱其子太叔和鄭伯如晉賀處音所虎所  
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窮士木與怨謗是子太叔  
曰若何弔也官成何其非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簡公卒將為  
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天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太叔使  
衆執毀廟之器以立而無用毀其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  
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出昭公十二年定公八年子產卒子太叔為政昭公二十  
年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土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

曾甫曰晉長考 諭吾憲問 卷之六

恤敢及王室言我有鄭國之事不能憂恤何敢及於王室抑人亦言曰發不恤其緯而憂宗國之隕

為將及焉發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寡婦所宜憂今不憂緯少而憂周滅恐禍及也今王室實蠶蠶焉動擾吾小國

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維繫之軌小

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出昭公三

十四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

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

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五味

也適口養體為酸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

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六畜馬牛羊豕五牲三犧祭天地宗廟者以奉五味凡此皆所

以成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章華藻水草火畫火粉

之用也六采畫繪之事雜用天地四方色青黃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以奉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

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為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

謂之三事東方曰景風又各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風東南曰清明風

謂之八風南方曰景風又各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風東南曰清明風

廣莫風廣莫風七音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

聲此所以奉成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一物夫治外婦治內

之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家星

日媾婿父曰姻在官為政仕臣為事民功曰庸治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

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

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

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

禮記卷之四 論語 憲問

禮

第六卷

太叔述子  
產論禮選  
于天地人  
之禮故  
于終身守  
之禮免晉  
陽之難

宙震電暉  
大之威也  
聖人作刑  
獄以象類  
之



先王之制  
以上中言  
共其時命  
見鄭之能  
事大以  
中言恤其  
所無見管  
之當字小

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  
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  
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次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出昭公  
年  
首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名舒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  
喪子西弔子矯音嬌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貳副也弔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  
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隨時俱字小在恤其所無不  
其所  
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敢忘  
共命以所  
備御者多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  
不及辨之使卿獨此數事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挽喪車索也  
禮送葬必執紼若其  
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若遇多事之時雖士弔大夫送葬亦不得如先王之禮數矣大國之惠亦慶  
其加慶善也善其君而不討其乏或空乏不得如明底其情明致小國  
有無之情取備而

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汝來會葬禮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  
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惟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出昭公二十年諸侯盟于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晉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  
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怙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  
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定公  
四年

行人

馬融注曰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  
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  
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周禮云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春朝說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君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

左傳行人  
子員行人  
子朱

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國之慝問問以論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藉以待四方之使者

子羽

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詞令鄭有年十六二十二年楚康王卒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於墓楚郊敖康王即位王子圍為令尹弟康王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令尹必代君昌盛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未幾圍果弑郊敖而立出襄公二十一年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也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游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

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出襄公二十一年二十五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

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

眾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埽聽命欲於城外除地

為墀行令尹命太宰伯州犂對曰令尹即公子圍伯州犂君辱貶寡大夫圍謂

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孫段氏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

君貶於草莽也是使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惟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

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懼其蔑以復命矣惟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

罪恃實其罪備是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

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

為懲且莫不恨楚而思距違楚命不然敝邑館人之乏屬也館人守舍之人其敢愛豐

左傳叔禽叔排子羽

論語憲問

字

第六卷

皆大家也

氏之祧豈敢愛豐氏遠祖之廟不使楚行昏禮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

逆而出遂會于號鄭尋宋之盟也

宋盟在襄公二十年七年出昭公元年

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

之大夫盟子號尋宋之盟也圍設服離衛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

叔孫穆子曰楚

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

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

蔡子家曰蒲宮

有前不亦可乎

公子圍在會時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有執戈居前亦無所怪

楚伯州犂曰此

行也辭而假之寡君

言公子圍此役嘗以辭令假借君服于楚君也蓋伯州犂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

子羽曰假

不反矣言將遂為君

伯州犂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

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

無為憂令

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

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公十二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

圍雖取國猶將

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

齊國此冬便篡位犂亦尋為圍所殺

陳公子招口不憂何成二子樂矣

言以憂王事事成則樂故

衛齊子曰苟

可以貳晉

或知之雖憂何害

齊子惡齊也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也

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

可偷也若

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曼之卒音善矣

小曼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推暴虎馮河

交聞其聞

故不敢訊退舍

既會而退

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

之以與其

而禮無所藏否故曰簡樂王鮒字

而敬字愛也不犯

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

何及吾子

言無所取與

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國弱云代

環其以取

為代人憂

子招樂憂陳公子招云不憂何成

齊子雖憂弗害衛齊惡云雖憂何

也盡求而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

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周書太誓

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昭殺太子國

弱齊惡當身各有罪。出昭公元年

開憂兆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

東里

國名東里子諸侯也乘陸

夏后臣有東里槐

子產

皆錄辭令

開識之類

是

卷六

公孫僑字

之子

晉甫四書及論語憲問

皆大家也  
氏之祧豈敢愛豐氏遠祖之廟不使楚行昏禮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

逆而出遂會于號鄭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公二十七年出昭公元年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

之大夫盟子號尋宋之盟也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于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

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蔡子家曰蒲宮

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時緝蒲為王殿屋屏蔽以自殊異楚伯州犁曰此

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既造王宮而居之雖有執戈居前亦無所怪子羽曰假

不反矣言將遂為君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之欲皆誕也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

無為憂令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公十二年言棄疾有當璧之命

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齊國此冬便篡位穆亦尋為圍所殺

陳公子招口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王事事成則樂故衛齊子曰苟

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惡齊也先知為備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

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曼之卒音善矣小曼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推暴虎馮河

故不敢訊退舍既會而退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施絞巧也訊其似若宋左師

而禮無所藏否故口簡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

公孫歸生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國賜云代

言無所取與為代子招樂憂陳公子招云不憂何成齊子雖憂弗害衛齊惡云雖憂何

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言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周書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兆憂已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

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昭殺太子國

弱齊惡當身各有罪。出昭公元年

東里

國名東里子諸侯也梁陸夏后臣有東里槐

皆錄辭令  
開識之類

晉甫四書及論語憲問

可偷也若

屬有誤八

交聞其聞

鬼神而助

公孫僑字

子產子國

之子

子孔當國為戴書以位序所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  
子產止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缺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快

左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子國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求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楚子伐鄭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于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允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不順有禮之國是以不敢攜貳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驕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率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于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驕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與執燭焉間二年間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

善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必從之乃焚書于倉門之外  
簡公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產聞盜戒門者止羣司門者庫慎閉藏完守備戍列而後出兵而攻盜子北宮簡公十八

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薦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剪為仇讐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嘗重圖之晉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毋亦是務乎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汝無貳女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實生我而反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收刑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

陳有功使

子產獻捷

干晉及服

從事晉人

問陳之罪

子產對焉

士莊伯不

能詰仲尼

曰言以足

志文以足

言晉為伯

卿入陳非

文辭不為

功慎辭哉

真西山云

鄭子產以

鄭簡公十

三年為卿

又歷事定

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

容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

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空居悉索敝賦以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問也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

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

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

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既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

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自

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

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苗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

侯舍于如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大瓶不戒賓見無時會不

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

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

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

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

之莫矣其知之矣北宮文子相衛襄公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

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

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禮之于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

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

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

于野則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

曾甫曰昔者論語憲問

公獻公聲

公者凡四

十餘年方

其於也內

則有諸大

夫之爭權

互相誅殺

外則晉楚

丘無歲不

至城下國

之危且弱

幾不可為

矣子產于

民從容回

幹皆有火

第其子內

也務息諸

大夫之爭

而去其尤

不可存者

故目子南

逐子督死

豪示大姓 弱然聽順 無復有梗 其政者其

多為辭合與禱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

于外也事 大國以禮 而不肯徇 其求故終

使公孫僑如晉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此何

其身免于 諸侯之討 而卿能以 弱為強焉

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后帝

豐卷務祭 請田焉弗 許曰惟君 用鮮眾給

不臧遷閼伯于商丘宋主辰 辰大 火星遷實沈于大夏晉主參 水 星則實沈參神也昔

而已豐卷 怒退而征 役于產奔 晉子皮止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之而逐豐 卷豐卷奔

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僑聞

伯有聞鄭 人之盟已 也自墓門 之瀆入因

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

謂若無 戒省 則必生疾矣晉侯 聞于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鄭子產賜

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

公與大夫 及國人盟

又聞之內官嬖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今君四姬有省猶可

公與季國 人伐之 子產曰兄 弟而及此 吾從天所 與伯有死 于羊肆子 產遂之枕 之股而哭 之飲而殯 之既而葬

無謂若無 則必生疾矣晉侯 聞于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鄭子產賜

子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 客私焉曰寡君寢疾于今二日矣並走羣望有知

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

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

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晉之二方鼎 鄭人相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

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

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太叔曰公孫洩何為

子產曰說也 解說 於民 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

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

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 物權勢也 精精爽也 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

晉簡子問 伯有寤問

薛晉公子

公孫子東

門使司寇

出於客楚

實客勿出

子宮使子

寬子巡

子太宮使

公孫登徒

入角使祝

史從主祐

子周廟告

子先君使

府八庫人

各傲其事

商成公傲

司管由舊

宮入置諸

大所不及

夫匹婦彊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况良霄伯我先君穆公之後子

良之孫子耳之子傲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葛爾國而三世執

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彊死能為鬼不

亦宜乎 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罕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後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

許子太叔曰寶以保尼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

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惑信遂不與亦不

復火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太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

忘守則危况有灾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

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擗然

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傲邑之災

君之憂也傲邑失政天降之灾又懼讒慮之間謀之以啟負人薦為傲邑不利

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

走在晉今事晉矣其敢有貳心 韓非子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

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聞遺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

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

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左鄭子皮授子產政以子產賢 辭曰

國小而偏 偏近 大國族大龍多不可為也 為猶 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

之國無小 言在 治政 小能事大國乃寬 為大所 懼故也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 伯石

段有事 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 言鄭大夫共憂鄭 子產曰無欲實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言成猶在我 何愛於邑 邑

將焉往 言猶 在國 子太叔曰若四國何 四鄰 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 和順 四國

寢楚有子 五得臣文

劉向曰鄭

簡公用子

產神謀世

叔行八子

羽臣除



公為之則  
席而坐信  
平賢者之  
歷雄折衝  
也

何尤焉。鄭軍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

子西

楚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卒，令尹子常名囊欲立子西，曰：太子

壬弱壬即昭王其母非嫡也。王子建實聘之本王子建所聘子西長而好善立

長則順建善則法王順國治立王而順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

也。廢嫡立庶是亂楚國之政言為國而治不可賣也外援秦也王有適嗣不可

亂也。敗親不立秦出是速讐秦愛其出必將來亂嗣不立大子是不祥我受其

名受惡。賂吾以天下，吾滋益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出

諫曰：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鍾吾、燭庸二公子

於是韓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心監馬尹逆吳公

子使居養養楚地即莠尹然左司馬尹戍城之使二尹城養取於城父與胡田

以與之胡田故胡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

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仇以重怒之，無

乃不可乎？仇謂二公子乃王僚太伯仲雍周太王之子而棄在

海濱不與周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于先王先王謂太王

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其終不遠矣不知天意將使之為暴虐乎？使闔廬用兵以自剪削，喪滅吳國而

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待善惡將焉用自搆揚

焉安用自勞王弗聽。吳子怒楚昭王不聽其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

防山以木之。徐子失國，韓楚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出昭公三十年吳師伐楚

史記四書卷之六 論語憲問

今我聽司

馬之諫是

獨能禁我

耳若後世

遊之何子

西曰禁後

世易耳大

至萬歲之

後起山陵

于荆臺之

旁則子孫

必不忍遊

于父母之

墓以為歡

樂也王曰

善乃遷孔

子聞之曰

至哉子西

之諫也入

之于上抑

之于下之

于百世之

後者也

戰于栢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唯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

盜攻之以戈擊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犇郢由于徐蘇蘇也而從王遂犇

隨子西收聚散卒敗吳師于軍祥楚地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

王入于郢出定公四年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子西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之車服以保安

道路聞國于脾洩楚邑也權立國脾洩之地聞王所在而後從王及聞昭王在隨王使由

于城麋音君于城完而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其數子西曰不能如辭何

辭弗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築城尚不知其高厚大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

我固常辭不能但汝必欲使余往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

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後國有賢臣也昭王既

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昭王兄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

成江夏竟陵縣有口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監君曾涉其筓不界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

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復使吾以志前惡我以此以識前日之過王賞

鬬辛王孫由于王孫鬬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朱木鬬懷九子皆從王有功者子西曰

請舍懷也鬬懷鄭公辛之弟也以王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言懷終從其兄辛之言免王大難是

大德故宜滅其小怨理常如此出定公五年吳太子終累敗楚舟師水獲潘子成小惟子二人楚舟

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以上文有舟師故以陵師別之繁陽地名子

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平遷郢于都都音而改紀其政改其政而新之以定紀其政而理之

楚國出定公六年二十二年吳師在陳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

于栢舉今聞其嗣又甚焉若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所憂恤者無患惟不相睦

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若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器不彤鏤彤卅也鏤刻

舟宮室不觀觀臺舟車不以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擇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苗厲親

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室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分猶徧也其所嘗者謂美也卒

傳言楚賴

子西以安

第六卷

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志其勞也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

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去左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曰臺有水曰榭障澤曰陂

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衆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日新不已夫先

自敗也已安能敗我元年二十七年秋七月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

盟在魯昭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

再敗楚師不如死言前已敗于柏舉今若退棄盟逃仇亦不如死棄先君好陳

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仇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子期亦

則命公子啓子閻也三人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陳地吳

卒于城父子閻返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

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晉師密發也閉途不通外使也逆越女之

子章立之而後還是為惠土越女昭王妾也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

汭師及桐水之曲初楚太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于鄭

鄭人甚善之又適晉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求還鄭人待之如初子建還鄭人

晉人使謀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即建也晉人使謀何之請行襲鄭之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

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鄭人省察其實得晉人所使之間謀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奔

子西欲名之葉公曰即子高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無乃名之子西曰吾

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不為害舍諸邊境使衛藩焉使為藩葉公曰周仁之

謂信也周親率義之謂勇也率行吾聞勝也求死士好復言言之所許必復復言非

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子必悔之弗從名之使處吳境為白公楚邑皆請伐

鄭怒鄭殺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

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比子西於鄭人言

晉補四書聚考 命吾慮問 吳 第六卷

大差不能 修德而知 其必敗厥 後黃池之 敗國破身 亡于西之 言信若左 李光元曰 是歲也有 雲如聚赤 鳥夾日以 飛三日不 絕昭王使 問諸周太 史大史曰 其當王身 平若禳之 則移于令 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 之疾而置 諸股肱何 益不穀不 有大過天 其天諸有 罪受罰又 焉移之遂 弗讓初昭 王有疾卜 曰可龜宗 王弗祭大 夫請祭諸 郊王曰三 代命祀祭 不越望江 淮離漳楚 之望也禍

福之不至，鄭而近在。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王孫謂勝言曰：勝以是過也不子西矣。

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女，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

非也。言勝如鳥卵，我如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今尹謂子

祭孔子曰：鳥覆翼而長育之。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今尹謂子

楚昭王知言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子西不悛，不知悛勝遂與其徒石乞作亂殺

天道矣。其不笑國也。宜哉。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以自固。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慚于葉公也。

駢邑

山東通志云青州府臨朐縣卽伯氏駢邑

書社三百計

雲峰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者，凡三百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

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

臣莫之敢惡也。高氏國氏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

莫不秩秩然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大下之大節也。家語楚昭王聘孔子至楚將

封以書社地七百里，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知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

輔相有如顏淵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

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

周名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

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在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孟公綽

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

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不在病我，不在冠。必速歸，何患焉？其來

害魯國。

平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朝。

素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姓名于籍也。

者必德後此為趙魏老云云也

也不冠其來伐也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崔杼之用師異于他日齊師徒歸徒空也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也

趙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音音為帝太戊御其後世蠶廉有子二人而命其一

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

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阜狼阜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繆穆

造父取驥之乘匹並四日匹與桃林合陝西桃林縣盜驪驂騮騶耳獻之繆王繆王使

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穆天子傳曰繆王與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作歌是樂而忘歸也而徐偃

王反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古之徐國也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娠生卵以為不祥棄于水濱孤獨母有大名鳩倉卿所棄加以歸履暖之遂成

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鵠倉或名後倉也繆王曰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以下六世至奄父曰父仲

周宣王時伐戎為御及于畝戰千原在晉州岳易縣北九十里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

帶之時周幽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白叔帶以下五世

而生趙夙夙生公孟公孟生衰趙宗益興出史記趙世家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左傳富辰說文王之子十六國有畢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說馬融亦云畢毛文王庶子也武王之伐紂而高封于畢括地志云畢原在雍州

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

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

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象初畢萬卜事晉遇屯

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晉獻公卒

四子爭更立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出史記魏世家

臧武仲

臧武仲名紇文仲之孫宣叔之子也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成公十八年晉士魴來乞師將魴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即荀實來下軍之佐也今瓠季即士亦佐下車如伐鄭可也伐鄭在十七年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

禮也文子從之襄公四年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禮不聽陳人不聽

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

况小乎既而楚彭明侵陳陳無禮故也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鄆小國屬魯臧孫紇

救鄆侵邾敗于狐貍音臺邾地國人逆喪者皆髮髮二音拋查麻髮合結遺喪者多故不能備四服但髮而已此皆喪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貍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侏儒

侏儒使我敗于邾襄公幼故曰小子臧紇知小故曰侏儒十二年將城防防臧氏邑武

仲請侯農畢田事告完及冬成之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音參弟大衛

侯與之言虐皆暴虐之言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

以復國子展子鮮皆公弟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二子所言皆順道理臧孫悅謂其人曰衛

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前章為輓十九年季武子以所得

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兵器林鐘律名鐘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

子合德天子銘德諸侯言時計功果得時動有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

等也計功則借人也今林鐘銘功若從稱伐之例則三等之中此為言時則妨

民多矣何以爲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尋常也謂鐘鼎銘其功烈

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救魯死若之何銘之

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

閭丘來奔庶其邾大夫漆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其從者皆有賞賜

謂甫曰書於春秋論語憲問

所論合典  
禮屬福机  
其智可以  
祀矣

謂甫曰書於春秋

三

論語

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也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

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

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

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酒音濯其心壹以待人執慶其信而後可以治

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所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

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

二十二年春癸武仲如晉雨過御叔魯御邑大夫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

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仕使四方而傲國之蠹也令倍其賦言御叔倍出二

十三年季武子崩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訪於臧紇曰飲

吾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

命設重席於堂上北面樽既新復潔潔之名悼子逆之大夫皆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名公鉏

使與之齒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乃名公鉏公鉏遂廢於是乎季孫愛臧孫愛

志成已孟孫葬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于也而

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孟氏欲為公鉏仇臧故誣其將季孫不信

臧孫聞之戒聞孟氏之誣冬十月孟氏將辟穿藉除于臧氏于臧氏借臧孫使

正夫助之使隧正助除于東門除葬道于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孟氏

孟氏穿藏除于東門除葬道于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孟氏

孟氏穿藏除于東門除葬道于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孟氏

孟氏穿藏除于東門除葬道于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孟氏

孟氏穿藏除于東門除葬道于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孟氏

孟氏穿藏除于東門除葬道于甲從已而視之臧孫畏孟氏故孟氏

藥石疾波  
之論古今  
以為美談

武仲所言  
之法然亦  
邪奔齊則  
身自蹈之  
矣

晉甫曰書... 命吾憲問

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果乙亥臧紇斬鹿門魯南城東門之閉以出犇邾

初臧宣叔娶于鑄國名生賈及為而死娶鑄國女生二子而鑄女死繼室以其侄復娶鑄女之侄繼室內事

穆姜之姨子也侄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于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故立為臧宣叔嗣

賈臧為出在鑄還曰男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致火龜於其兄臧賈也龜出蔡地因名大

蔡曰紇不佞失守宗祧近祖廟為宗遠祖廟為祧敢告不弔敢告不為大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子

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

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臧孫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

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無廢文仲宣叔之勳勞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

犇齊其人防曰其盟我乎請陳其罪惡也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已將

盟臧氏季孫名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

在宣公八年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

十六年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諸公與季孟於晉國常謂國家之典常季孫曰

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孟獻子之孫蓋以共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禁斬關以出

之罪焉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叔乎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

武仲知齊齊侯自誇武仲知齊齊侯自誇對曰多則多矣戰功日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少也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

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非鼠何如今君聞晉有樂盈之禍而後起兵伐亂若晉國

安寧將服事之非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鼠之所為而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仲尼曰智之難也有

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武仲廢去立少是作事不順而施事

不怨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怨施也昭公十年季平子即意伐莒取郟莒獻俘始

用人於毫社以人祭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

義周公所歆享者義也魯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鹿鳴之篇佻之謂甚矣而

殺人以祭是為無義

賈誼曰詩云

八用五室問

而何

虛邑以請



一用之將誰福哉畜牲神誰福之

卞莊子

卞莊子魯邑大夫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因以氏焉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監子止之曰爾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鬪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息卞莊子不敢過出春秋後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風俗通云恙毒虫也喜傷人古三戰而三北軍敗曰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吾辱甚焉請塞責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上之上其功狀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出韓詩外傳

久要

野客叢書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昔相逢論久要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人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抑韻作平聲收謬矣

公叔文子

公明賈無攷

公叔文子名枝衛大夫也獻公衎三年季札適衛見文子說之曰衛多君子出襄九年文子為太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六妨國家之治哉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龔龔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出說苑政理篇文子升于瑕丘地名遽伯玉從相

於子曰朝  
廷嚴則下  
無言下無  
言則上無  
言則謂之  
聞矣下無

昭上無罪則謂之戮

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欲奪人之地為身後計 遽伯玉曰吾子樂之言文子樂于瑕丘則瑗請前不欲開也 出禮記檀弓上 衛靈公三十年魯定公侵鄭取匡

鄭為晉討鄭之伐齊靡也齊靡周地也周澹柳因鄭人以作亂鄭為之伐齊靡故晉使魯討之 往不假道于衛及

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于隣國 舍于豚澤衛地 衛侯怒使

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已告老 筆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責人之過而效

禮者不如如此昭公之罪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 成之昭兆寶龜 定之鑿鑿鑿鑿帶

以為之質將為質求納魯昭公 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公蒙魯侯者 舊德無乃不可乎太

似之子太似文王妃 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

虎之罪以斃之陽虎本有罪天意又欲其罪而後斃 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

師○出定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音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數也 將葬矣請所以易

其名者生則君呼其名死為諡 君曰昔者衛國凶飢夫子為粥與國之飢者是

不以惠平昔者衛國有難齊又豹作亂殺衛侯之兄繁 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

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尊卑之數多寡之節 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

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初文子朝而

請享靈公欲令公臨其家 退見史鮪而告之鮪即史鮪 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

及子乎文子曰然是其然 吾不先告子是我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言我不

謀是我之罪然君既許臨我家矣何以處之 史鮪曰無害子臣可以免汝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

于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 成也驕其亡乎成文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

見唯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必與于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

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南子也 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於是成

奔魯出左傳定公十二年

曾補四書聚考

此未足以當

以小忿而蒙害德交道之薄止在于此

笑

說文 啞笑也 啞大笑也 聽笑貌也

易經

震來虩虩 笑言啞啞

又云 同人 先

號咷而後笑

又云 若號一握為笑

老子曰 下士聞道 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

為道 登徒子賦 東家之子 嫣然一笑 惑陽城 迷下蔡

坊

今單州有古防城

紀云 臧氏邑 魯東鄙 昭公五年 莒牟夷以來 以防 卽齊魯會處

晉文公

晉初 侯爵 武王 幼子 成王 同母弟 叔虞 封于唐 又號 晉都 翼 昭侯 封文侯之弟

成師於曲沃 後滅翼 至景公 乃遷新田 始叔虞 終靖公 四十君 凡七百四十一

年 三晉滅之 文公為侯時年已五十矣 晉文公 姬姓 名重耳 周唐叔虞之後

武王邑 姜方 震夢 帝謂已子命 而子口 虞將與之 唐 獻公取于賈 及生有文在其手 曰 虞遂 命之 至成王 滅唐 而封焉 獻公之子也 獻公取于賈

無子 悉于武公 妾齊姜 下澤上 生太子申 生娶大戎 狐姬 生重耳 小戎子 生夷

吾 伐驪戎 得驪姬 生奚齊 其姊生卓子 重耳 自少好善 年十七 有賢士五人 曰

狐偃 趙衰 顛頤 魏武子 司空季子 卽晉臣 自獻公為太子時 重耳固已成人矣

獻公卽位 重耳年二十一 以驪姬嬖 欲謀立奚齊 故居蒲城 驪姬嬖欲立子奚

齊賂外嬖 梁五與 東關嬖 五使言于公 曰 曲沃君之宗也 蒲與屈 君之疆也 不可以無主 宗邑無

主 則民不葢 疆場無主 則戎啓 心國之患也 若使太子主 曲沃 而重耳 夷吾 主

蒲 與屈 則可以威 民而傾 戎 公從之 使太子居 曲沃 重耳居 蒲 城 夷吾居 絳 既獻公殺太子申 生 使

宦者寺人披 趨殺重耳 重耳踰牆 宦者逐斬其衣袂 重耳遂奔狄 狄其母國也

是時 重耳年三十三 賢士五人從亡 其餘不名者數十人 至狄 狄伐唐 音答 晉

如 赤狄 之別 獲其二女 叔隗 季隗 以季隗妻重耳 生伯儵 音疇 叔劉 以叔隗妻趙

衰 生盾 居狄五年 而晉獻公卒 里克已殺奚齊 卓子 乃使人迎 欲立重耳 重耳

疑 畏不敢入 乃更迎其弟夷吾 於梁 先時夷吾奔梁 立之 是為惠公 惠公畏重

耳 至是迎于梁 齊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文公執宛 春以羣楚 又私許復 曹衛以挑 之惟恐激 而不忿怒 而不戰是 其心果在 乎 楚而 不在于救 未也 人知 文公救宋 而正耳 孰 知其諱之 居一至此 乎 至于退 舍則其諱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齊桓公

第六卷

又深矣

耳謀欲殺之重耳聞之乃謀於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非狄可用

也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

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此史記將適齊謂

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泣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

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請終身待子不嫁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于五鹿衛地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隗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言得上者得國

象稽首受而載之重耳乃稽首以謝受所與土而載之車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

之留齊凡五歲趙衰舅犯乃於桑下謀行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蠶妾在桑上聞之以告

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文公怒其去故殺姜以暢口而謂重耳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重耳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

遣之酌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駢合也魯助也益腋

僖負羈曹大夫之妻曰吾觀晉公

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於諸侯得志於諸

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何不早自別異于曹乃饋盤飧置璧焉臣無境外之交

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鄭大夫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焉晉公子有三

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凡男女配合而以同姓者其美先盡故其子孫必不蕃盛晉公子

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今重耳乃大戎狐姬所生而蕃盛至于今日此天意之可疑者一離外之患難而崩在

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此天意之可疑者二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三士

狐偃趙衰賈佗也此狐偃趙衰賈佗也此晉鄭同儕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

楚楚子嚮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

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

晉請曰晉將若命命吾意問

文公不禮重耳構成後患

下筋骨合比若一裸赤體也則骨合非赤體則不可見故欲觀其裸及重耳就浴迫近而觀之

致楚師之救徐復晉

齊以携二國之交是

伐衛以致整而陰謀以取勝也

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若不獲命

其左執鞭弭明弓末無緣者右屬櫜鞬櫜以受箭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

得臣也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蕭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

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穆公納女五人懷嬴音與焉與焉懷嬴子圍妻

故號為懷嬴初惠公負秦約為秦所獲詳見秦穆公傳以六子圍為質於秦秦以女妻之是

為懷嬴及子圍亡歸晉而懷嬴在秦至是乃以妻重耳懷嬴奉匭音沃沃盥匭沃

既而揮之揮前也既而揮而擲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舉我公子懼

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請使衰從公

子賦河水河水過詩義取河水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言尹吉甫佐宣王趙衰

曰重耳拜賜君前臣名故名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

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出左傳晉信公二十三年秦穆公納重耳於晉及河子犯以璧

授公子曰臣負羈縻羈馬絡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設誓言此心投其璧於河

質信質信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皆晉地懷公遣師距公子於廬柳懷公子圍也廬柳晉地名

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音帥從秦命故退師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公

子遂入于晉師入曲沃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殺懷公於高粱呂卻畏偏呂卻郇

舊臣故畏文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披嘗得罪於

公所偏害責之且曰蒲城之役在僖公五年君命一宿汝即至不待宿即其後余從狄

君以田渭濱田獵于渭水之濱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不待三宿雖

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

矣其知為君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貳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

晉甫曰晉大夫命吾憲問

文公反國至河合處

至河合處

至河合處

至河合處

至河合處

至河合處

至河合處



又公出見

其書曰嗟

乎此介子

推也吾方

憂王室未

盡其功使

人名之則

亡遂求其

所在聞其

在綿山

中于見文

公表綿上

山而到

之以為介

推田號曰

介山

襄王拒晉

文請隧而

與之四邑

意以周之

為周在德

不在形勢

然遂固王

意也幾旬

亦王章也

惜其一而

嗟其一惡

在其守王

章耶

穆正叔云

晉文公定

有勤王之

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出僖公二十四年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于鄭

使簡師父告于晉左駟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

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言納土以繼文侯之事業而信義宣布于諸侯今機會為可乘也使卜偃卜之此太卜名曰偃非狐偃

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

當此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禮雖衰天子之禮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

筮之遇大有之睽大有九三變而為睽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

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

離為日日之在天垂暉在天子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去睽卦還論大有

在上悅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晉文辭讓秦師使還獨以次于陽城周

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濕左晉侯朝王王享禮命

之宥既行享設酒醴又加幣帛以助飲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也諸侯皆懸棺而下曰王章也意謂王章與者侯異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惡也言天下未有代周之德而遽欲擬天子之禮是二王也與之陽樊濕

原攢茅之田割周四邑以塞晉文之意晉於是始啟南陽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出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圍

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謀也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

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

原守於寺人勃鞞即寺人披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徑行也餒而弗食遂使趙衰為

原大夫出魯僖公二十五年初晉侯出亡宋襄公贈馬二十乘於是叛楚即晉楚令尹子

玉司馬子西即闞宜申帥師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軫曰即原軫報施

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皆在救宋一舉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成穀以偪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蒐治兵也作三軍魯閔元年

晉獻公作三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

晉甫曰晉之立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命吾憲問

百王之為不順故論掩其正

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賦猶取也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有言有功然後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卻縠左之使狐偃將上軍

讓於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將下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欒實之孫使欒枝

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犇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

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示尊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

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

求豐焉明徵其辭民以財物易資財者不詐以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重言信也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

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王爵秩之官民

聽不惑而後用之民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分而不疑惑然後用民以圖霸業出穀戍釋宋圍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使

曹數其不用僂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且令無入僂負羈之宮

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言從亡勞苦尚不圖謀

何有於報魏犇僂負羈氏違命而燒其宮室魏犇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舍之乃

殺顛頡以徇于師由是執曹伯以畀宋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楚子入居于申

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

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引此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又曰知難而退引此蓋謂晉師

難以力勝之可以退也又曰有德不可敵引此蓋謂晉侯備嘗艱險盡知情偽為有德不可與之敵此三者晉之謂矣

子玉使宛春楚大夫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境曹伯見執在

宋故言復衛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晉侯也取一謂以釋宋圍

謂以復曹不可失矣言可伐其罪先軫曰子與之先軫以子犯之言為定人之

謂禮安定人國楚一言而定三國子玉一言而復衛封我言而亡之晉不許楚

謂禮謂之有禮命晉憲問

第六卷

一云晉文公欲伐衛公子卿仰天而笑曰臣笑隣之人有送其

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如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公悟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衛楚亦亡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

有三施復衛封曹 釋宋三施我有三怨亡曹衛棄 宋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

以携之私許三國使告絕於楚 而後復之以携離其黨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 必戰既戰而後圖之勝負決 而定計

公說乃拘宛春子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從晉師 求戰晉

師還軍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以晉君而避子玉 故曰以君避臣且楚師老矣連年在列 疲弊已極何故退

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成王 有贈送之恩退三舍

避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元其讐昔楚之惠而食其讐楚 之言以當楚人之仇怨我曲楚直其眾素

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

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杼歸齊大夫聞國難 子崔杼亦齊大夫秦小

子愬秦穆 公子次于城濮備 地楚師背鄴音規 丘陵 險阻名而舍公疑焉疑眾謂已 背曹謀新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 山楚不能為害公曰晉楚

患何變貞子欒 枝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水北曰陽 姬之國在

晉侯夢與楚子搏搏 手楚子伏巳而監音 占其腦監 聽也 夢搏時楚子伏 晉侯之上而以口啗晉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 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

命君憑軾而觀之得臣子玉 名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為大夫謂子 玉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

二三子既不得楚人退師之命敢煩 闕勃令戒勅子玉子西之屬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 也言平旦

晉車七百乘音 鞮 鞮音絳在背曰鞮在胸曰鞮 腹曰鞮在後曰鞮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

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 攻戰之具晉師

陳于莘北即城 濮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將中軍若敖子玉 之祖子玉

以其宗人之子六百人為親兵自衛以佐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

晉師回晉長台論吾憲問

按許曹衛 之復非愛 曹衛亦所 以激楚也

呂伯恭曰 文公雖救 楚而實存 勝楚時大 下之強國 惟晉與楚 必先摧楚 之鋒然後 可以專伯 于天下楚 子固倦于 戰也

於是執曹 伯公曹衛 之國所以 深激其怒 而鼓其戰 也

觀子玉請 戰之詞與 欒枝之對 晉侯之觀 兵勝負已 判然矣

漢北者楚 盡滅之 侯之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

宜故權言以答夢 子玉使闕勃 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 見子之輕用

命君憑軾而觀之得臣 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為大夫 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

二三子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

晉車七百乘 晉侯登有莘

之墟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晉師 陳于莘北

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六卒將中軍

退與偽遁 皮 欲楚馬 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 狐毛將上軍設二 大旗而退使若大 將稍 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 衆曳柴起塵詐為衆走 楚師馳之原軫即先 郤溱 以中軍公族橫擊之 軫為中軍帥溱為中軍佐故以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 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 館舍也食楚 晉師還至於衡雍 鄭地今榮陽 作王宮于踐土 踐土鄭地襄王聞晉戰勝 獻俘 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徒介四馬被甲 王享禮命晉侯宿王命尹氏及王子虎 丙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 尹氏王子虎皆王卿 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 大輅金輅也祭祀所乘其服皆冕 彤弓一彤矢百茲 彤弓赤矢茲弓 戎輅戎服也兵車所乘其服章弁 彤弓諸侯賜弓 矢然後 和也 音西器名種黑黍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逃王慝 糾而遠之 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 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從來至去凡三見王○出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

于澤 牛馬北牡相誘曰風蓋 亡大旆之左旃而瞞奸命 掌此一事而司馬殺之 以殉於諸侯使茅葭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 舟之僑故號臣僑為 士會攝 右 權代舟之僑也七會 及晉侯振旅以入于晉獻俘授馘 音郭割 飲至大賞酒 告至子廟大 徵會討貳 名諸侯為會討 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 行賞于軍 諸侯之二心者 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 三罪謂殺顛頤和瞞舟之 會于溫晉侯召王以 諸侯見且使王狩 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 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 仲尼 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春秋書曰天王狩於河陽 言非其地也 出僖公二 十八年 晉侯有疾曹伯之監侯孺 音 貨菴史 曹共公之小臣姓侯名孺 使曰以曹為解 以滅會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 封那 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 為解說 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 晉私許 復曹衛而不與偕 復曹不與 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 衛皆復

按河陽之 仲趙盾之 弒泄治之 罪皆變例 以起大義 故特稱仲 尼

晉書 第六卷

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出魯僖公二十八年初公亡過鄭鄭不禮之至是與秦圍鄭佚

之狐鄭大言於鄭伯文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

之武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

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之武夜縋而出懸城而下見秦伯

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鄭在東秦

在西晉居其間鄭邊地今越君知其難也秦君亦知焉用亡鄭以倍隣隣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以鄭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行李使人也其其

之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往年納惠公許君焦瑕惠公許賂秦河

也朝濟濟河而夕設版焉設版築以非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滅鄭為東秦背秦賂也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

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三子秦戍之助鄭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

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秦不同心而與不知

以亂易整秦晉和整而還相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出僖公三十年晉冀于清源晉地

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二十七年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今始從楚鬪章楚

夫請平于晉楚自城濮與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出僖公三十一年九年冬文公

卒子襄公歡立

齊桓公

齊桓公姓姜氏名小白太公之後釐公次子也初釐公同母弟夷仲蚤死其子

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合其服秩比於太子諸兒襄公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

為襄公始為太子時常與無知鬪及立絀無知服秩襄公無道羣弟恐禍及故

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

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弑襄公而自立為齊君初襄公使連稱管

至父戍葵丘瓜時

韓非子云  
公子糾將  
為亂桓公  
使使者視  
之使者報  
曰笑不樂

晉書曰書卷之命臣憲問

后

齊桓公

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而往曰及瓜而代其年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二人因謀作亂襄公

遊于姑夢遂田于貝丘喪屨反誅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

劫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闕死于門中

石下紛如死于階下遂人殺孟陽于床曰非召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

之而立大夫高綏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雍林邑名殺無知無知遊于雍林雍林人常有怨無知議立君

及其往遊襲殺之告齊大夫曰無知弒襄公臣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魯聞無

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

仲使入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後立之是為桓公

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淄中申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

發兵距魯秋與戰于乾時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

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

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生竇魯地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

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

君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

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佯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

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堂阜齊地名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于此因以為名

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

之兵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管子有理人輕重之法管子有

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一作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

公羊曰要

盟可犯而

桓公不欺

曹子可仇

而桓公不

魚煮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

附邑

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

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

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

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于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九年諸侯會桓

第六卷

怨桓公之信著乎天  
下自柯之盟始焉此之謂也

公于甄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桓公欲以為鄉讓於是以為工正掌百工者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

於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

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

二十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閔公

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

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莊丘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

姬習水蕩公蕩播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

而怒與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遂伐楚楚成王與師問曰

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即召公奭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東顧所踐履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

之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脊

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周昭王南征濟于漢船人惡之

寡人是問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之罪也敢

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陘楚地夏楚

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次召陵潁川縣也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

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城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

盟而去過陳陳轅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伐陳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詳見

晉文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周襄王使宰孔周大夫賜桓公文

武昨非祭肉尊之彤弓矢大路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

可乃下拜受賜下堂拜秋復會諸侯于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

晉甫回書發台 論吾憲問

卷一

十一

驅于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濁乎聞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

盟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朝周室為五伯長以其得賢佐也

叛者蔡丘之會桓公震晉侯病後至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可無往從之是

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

討晉亂至高梁晉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惟齊楚秦晉為強晉

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繆公避遠不與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

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皆古西代

大夏涉流沙大夏并州晉陽是也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

兵車之會三魯莊公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公乘車之會六魯莊公十四

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同盟于幽僖公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于葵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

何以異於此乎欲封泰山禱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

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于

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諸侯之臣稱于天子曰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

卿禮以見詳見管仲傳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湫請王為帶請喪

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

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

人情不可殺子詳見易牙傳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云衛

去其子乘之太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割勢謂之宮刑非人情難親仲死而

桓公不用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于齊齊令諸

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詳晉文傳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

人三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

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

公子雍宋華氏之女子姓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共

姬因宦者豎刁以厚獻于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易牙既有寵于公為

長衛姬請立無詭

會補列書聚考

桓公謂鮑

叔曰寡人

欲鑄大鐘

昭名焉寡

人之行豈

避堯舜哉

鮑叔曰敢

問君之行

公曰昔者

吾聞譚三

年得而不

自與者仁

也吾北伐

孤竹刻令

枝而反者

武也吾為

葵丘之會

以偃天下

之兵者文

也

吳王而朝

者九國寡

人不受者

義也文武

仁義寡人

盡有之矣

其行豈避

堯舜哉

韓非子恒

公曰衛公

子開方何

如管仲曰

不可齊衛

之間不過

十日之行

會補列書聚考

論吾慮問

開方為事  
君欲過君  
之欲十五  
年不歸見  
其父母此  
非人情也  
其父母之  
不親也又  
能親君乎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子各監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六十七日，尸蠱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殮殯。初，管仲言三子不可近，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嘆，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于壽宮，虫流于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立。孝公元年八月，乃葬桓公。全篇 山史 記齊 世家

桓公殺公子糾

春秋莊公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九月，齊人敗于糾，殺之。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殺子糾，稱齊人者，糾欲篡兄，以魯為亂國人之所欲殺也。糾不稱弟，絕於族屬，以罪討也。至書小白，則曰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立可知矣。召忽死，糾之難而春秋不書者，糾弟也。桓公見也，桓公已立，而忽乃納糾，倚魯稱兵，反以危社稷耳。

公子糾 附載桓公傳中

召忽管仲

召忽齊公子糾臣也。初，齊釐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肯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在保也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爭，不廣閑。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也，譬猶鼎之

曾補四書長考 論語憲問

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也矣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天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百歲之後吾君卜也吾之死生吾忽曰犯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命則可鮑叔許諾遂傳小白登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弑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既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管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為桓公桓公問于鮑叔曰將

管仲將兵  
垂道射小

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君若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遂遣使請管召于魯魯君乃逐束縛管仲召忽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免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出自其未亂而先定之臣篇子大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之為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辨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極楛而居檻車無慚心是無醜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仁人固若是乎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

白中鉤小  
曰伴死仲  
使馳報魯  
曾以白死  
也白乃得  
先入從此  
觀之則中  
鉤亦詐也  
自其未亂  
而先定之  
仲蓋明知  
桓有大慮  
欲用之以  
固周天下  
事皆兩人  
機謀中矣

管子問

完

管子問



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慚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不死。束縛而立功名。量輕重也。名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九合

春。魯莊公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衣裳之會。一序齊于上。而書魯。始霸之辭也。王風之什。絕筆于莊王而僖王之。冬。公會齊侯于柯。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于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以曹沫三敗所亡地與魯。十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衣裳之會。三。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衣裳之會。三。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衣裳之會。四。桓初。二十年。冬。齊人伐戎。齊始治兵。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衣裳之會。五。二十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敗績。取。三十年。秋。齊人降。障。盟于幽。衣裳之會。五。

此愛民也。予觀桓公一人之身而盛衰有三變焉。侯卿侵宋。侯度未一人。蔡侵鄭。戎疾未殄。滅遂降。障。展事未久。設施多舛。遇穀。開。扈。問。理。未。熟。檢。防。益。肆。益。桓。公。苗。伯。之。初。也。貫。澤。以。下。葵。丘。以。前。衣。裳。不。歛。血。  
國以兵。冬。齊人伐山戎。閔公元年。齊人救邢。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侯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畏此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僖公元年。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櫪。衣裳之會。六。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衣裳之會。七。九合。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衣裳之會。八。五年。夏。公反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丘。謀。寧。周。也。衣。裳。之。會。七。七年。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衣裳之會。八。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

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者在是蘇桓公定伯之日也九國叛而有震驚管仲死而旅絕墨滅杞敗于城邢救徐息于救許代黃則外憂皆滅項則聚志離會下則家法廢蓋桓公成伯之後也

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好莫大焉

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母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其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好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舉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聞也齊侯辭焉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兵車之會一謀王室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衣裳之會九十三年夏四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二十五年春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放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楚

太史公曰

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概而自殺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

徐也兵車之會三救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四疏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榿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史記註服虔曰二會城棗救陳二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榿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國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惟管夷吾乎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瀆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

曾甫曰書聚考論語憲問

陳後山曰管仲之于子糾不當以君臣名分律之夫子糾小白

皆齊襄之弟耳若以子糾為君則當時置襄公子何地故管仲既歸小白之後欲尊周室見周天子尚在則管仲亦不得為忘君而事仇也

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之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莊公欲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比至三襲三浴之桓公親迎于郊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黎草入邑闢土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為大司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知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不如然而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隰朋甯戚成父賓胥無輔政桓公問

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效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環一十而勿有水少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下老馬與蟻今人不如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

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曰昔先王之處士也使就燕閒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今夫士羣聚而州處燕閒則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羣聚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工苦權節其用論比協財以且暮從事施令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與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羣聚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未報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夫商羣聚而州處審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資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貴且暮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輔相陳以知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今夫農羣聚而州處察其四時權節其用未報探芟及寒擊草除用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耨之以待時雨時雨既至挾而

管子四書聚考 論語憲問

三

第六卷

亦過乎淮南子云 管仲輔公子糾而不 能遂不可請智道逆 奔走不死其難不可 謂勇東縛桎梏不諱 其恥不得謂良當此 三行于前衣弗友八 君弗臣然而管仲免 于縲紲之中立齊國 之政九合諸侯一室 天下使管仲早妃册

捨刈耨耨以旦暮從事於田而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襁襖霑體塗足暴其髮膚盡其四肢之敏以從事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仲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治國伍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為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里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為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旅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五鄉之人祭祀同福死喪

不顧後爾豈有此 伯功哉故人有厚德 不問其小節 奔州云大公之剪商 易管仲之推狄楚難 太公之輔交武易管 仲之輔桓公難周無 太公不廢王齊無管 仲不成伯也

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也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書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權忻足以相樂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強吾有此士也三萬以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也桓公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苜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賁綏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剽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方舟設泚乘桴濟河至于石杭懸車束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汜沙西吳南城周及胙于絳嶽濱諸侯莫不來服而大朝諸侯于陽穀諸侯甲不解鬻兵不解翳巖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惟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若不諱仲父何以詔寡人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

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土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天子之守國而在受下卿之禮而還

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蒸嬰兒之未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妬監刁自刑而為公治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其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偽不久蓋虛不長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

按史記衛人有甯戚飯牛車下扣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時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且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被布單衣裁至甯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爾相齊國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栢青且開麗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縲草天兮在爾側吾當與爾楚國

內經云髮禪華字太元腦神精振字泥九

李時珍曰頭上曰髮屬足少陰陽明耳前曰鬚屬手足少陽目上曰眉屬手足陽明唇上曰髭屬手陽明頰下曰鬚屬足少陰陽明兩頰曰髭屬足少陽其經

西陽雜俎云魏時有句麗客善用針取寸髮斷為十餘員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

氣血盛則美而長氣多血少則美而短氣少血多則少而惡氣血俱少則其處不生氣血俱熱則黃而赤氣血俱衰則白而落素問曰腎之華在髮王水注云腎主髓腦者髓之海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滑壽注云水出高原故腎華在髮上者血之餘血者水之類也今方家呼髮為血類苑髮屬心稟火氣而上生鬚屬腎稟水氣而下生眉屬肝稟木氣而側生故男子腎氣外行而有鬚女子宦人則無鬚而眉髮不異也

匹夫匹婦

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為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風俗通云一晝一夜成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疋

溝瀆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

周易坎為溝瀆周禮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前漢本傳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開

增補四書聚考論語憲問

給

第六卷

注谷曰谷  
注游曰游  
注滄曰滄

導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至三萬頃 賈誼賦彼專常之汗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爾雅云 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唐王珪傳建成為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建成弟世民也有隙帝高祖責珪不能輔導流嵩州太子已誅太宗即秦王召為諫議大夫魏徵傳太子引為洗馬官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蚤為計太子敗世民伏兵于玄武門世民射建成殺之王責徵曰爾闕吾兄弟奈何王即秦王答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太宗拜諫議大夫

### 衛靈公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昔今之君孰為最

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

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至

衛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出史記靈公禘音覘蔽膝衣也被以與婦人遊子

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

過故興衛奚其亡也出說原公幸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

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

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言君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

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後見也今人疑

臣之有煬於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出戰國策太子蒯

賁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欲殺南子蒯賁與其徒戲陽邀音束謀朝使殺夫人戲

陽後悔不果蒯賁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公怒蒯賁奔宋已而

見也抑有  
衛靈公乎  
公曰吾聞  
其閉門之  
內無別而  
子次之賢  
何也孔子  
曰臣語其  
朝廷行事  
不論其私  
家之際也  
公曰其事  
何如孔子  
對曰靈公  
之弟曰渠  
牟其智足  
以治千乘  
其信足以  
守社稷公  
愛而任之

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靈公賢而尊之又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鮒以道去衛國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鮒之入而後敢入雖久

之晉靈公遊于郊令子郢僕郢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靈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蒯瞶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趙簡子欲入蒯瞶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蒯瞶不得入入宿名地而保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初孔圉文子取蒯瞶之姊生慍文子之豎溹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于慍母太子在宿慍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軒大夫車報以乘免子三死三死死罪與之盟許以慍母為妻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圃遂入適伯姬氏之姊慍母仗戈而先伯姬追慍于廟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於衛臺上變寧聞亂使告仲由召護駕乘車名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者言無拒父之意奉出公輒奔魯孔慍竟立蒯瞶是為莊公出記衛靈公以天寒鑿池苑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苑春

之賢不亦可乎玉符云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

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隄隘有竈是以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以苑春諫而罷役是德歸苑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苑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非寡人之善與

陳成子

新序陳恒弑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晉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

陳恒又名常一曰成子陳完之後也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生厲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及已故奔齊齊懿仲齊大夫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蜚和鳴鏘鏘有鳩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之于京卒妻完完卒諡為敬仲敬仲之如齊以陳氏為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采地由是改姓田氏索隱云據史此敬仲奔齊以陳田二字聲相

命吾憲問

全

第六卷

今謂他人  
曰舍而君  
而事我他  
人不能雖  
然不盟則  
殺父母也  
從而盟是  
無君臣之  
禮也乃自  
殺

陳桓弑君  
使勇士六  
人刺子淵  
樓望淵樓

曰子之欲  
與我非我  
為智于臣  
殺君非智  
也非我為  
仁乎見利  
而背君非  
仁也以我  
為勇乎刻  
我以兵懼  
而與子非  
勇也使我  
無此三者  
與何補于  
子若吾有  
此三者終  
不從子矣

近遂為田氏。正義曰按敬仲既奔齊，敬仲生禘，孟夷禘，孟夷生潛，孟潛生孟莊，孟莊生孟孫，孟孫生孟莊，孟莊生孟孫。敬仲生禘，孟夷禘，孟夷生潛，孟潛生孟莊，孟莊生孟孫，孟孫生孟莊，孟莊生孟孫。

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字，無字生武子，開與釐，釐子乞，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景公弗聽，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郤，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田成子與闕止俱為左右相，簡公田常心害闕止，闕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言姬之采芑皆歸入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御官也，亦田氏之族，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即闕，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疎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室，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田子行曰：『子行即田需，需之賊也。』言需疑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闕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齊邑薛縣是也，非九州之徐，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常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弑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田常既弑，簡公懼諸侯其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闕止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安平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鄆邑，瑯琊沂州也，從安平以東萊登沂密等州皆自為田常封邑也，封邑大於平公之所



食田常乃遷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常卒子襄子盤代立全篇出史記田齊世家

齊簡公

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也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故御鞅言於簡公曰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了我夕子我闕田逆陳氏殺人逢之遂捕以入子我將往夕省事于君而逢逆之殺逆人朝田氏方睦陳常方欲謀齊使囚病而還守囚者酒使陳逆詐病而醉而殺守者得亡陳逆子我盟諸田于陳宗大田逆慎其反為初田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已公孫齊夫夫言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汝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謂不從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子行即彼得君彼得謂闕止弗先必禍子子謂子行舍於

公宮止于公宮為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

禦之以兵禦子行殺宦者舍于公宮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使居

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以

怒聞公猶怒將出奔出曰何所無君何國無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

言田氏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

大門宮中門日闕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豐丘陳殺之郭

關齊關戊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黨大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進車于道

子方矯公命取出進門齊城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

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仇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魯衛故言田常執簡公

于徐州左傳云公曰子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田常遂執簡公于徐州乃立簡公

舒州

命

惡問

命

命

命

弟驚是為平公全篇出史記齊世家

沐浴

王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饋音梁櫛用櫛音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疏盥洗手也沐稷以浙稷之水洗髮也饋梁以浙梁之水洗面也髮濕則滑故用櫛木梳乾則澁故用象齒櫛沐而飲酒曰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杆音履蒯席連音用湯履蒲席衣布踰身乃屨進酒疏杆浴盤也連洗也履蒯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也

請討

左傳哀公十四年齊陳恆弑其君簡公于舒州北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二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不敢不告

蘧伯玉

莊子云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七化未嘗不始于是也而卒謂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非於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知其門人皆尊其知蘧瑗字伯玉衛大夫衛獻公十八年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即孫林父惠子即甯殖勅戒二子欲皆服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二子久不得命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文子孫蒯入使子孫蒯文子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虞無奉無勇職為亂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師曹樂人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并擊于戚乃并妻子皆居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好之雖好之庸知愈乎雖逐君更卒庸知若勝否乎遂行從近關出伯玉懼難欲復國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言苟得反衛國政事皆與甯喜已但欲守其祭祀而已甯喜告蘧伯玉

增補四書集注

論語

卷六

之所知而  
真知恃其  
知之所不  
知而後知  
了不謂大  
疑乎已乎  
且無所逃  
此此所謂  
然由然乎  
原道訓曰  
伯玉行年  
五十而知  
四十九年  
之非先者  
難為知而  
後者易為  
攻也  
孔子既不  
用于衛將  
西見趙簡  
子至于河  
而聞寶鳴

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據十四年孫氏欲逐  
今年寧喜欲復獻公。又從近關出其全。獻公伯玉從近關出  
身遠害如此。○出左傳宣公二十六年。獻公後三年。吳季札適衛與瑗語說之。  
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襄公二十九年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默還曰。遽伯  
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出說苑靈公使伯玉之楚。逢楚公子  
皙於濮上。伯玉為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  
得而託耶。伯玉曰。謹受命。既致使昭王因問士。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昭王  
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  
用之。龔黃龔音黃生於楚。走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  
之。今瑗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皙而還之。出說苑伯玉  
與公叔文子升。取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吾欲葬焉。欲葬人之地伯玉曰。  
吾子樂之。言文子樂於暇丘則瑗請行。請先行以去惡其事而不韓詩外傳云。外寬而內

慎德老而  
不倦

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已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遂伯玉之行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良卦象辭

慎德老而  
不倦

良其背不獲其身。言內不行其庭不見其人。見外不无咎。象止也。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動。靜不久其時。其道光明。良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  
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象曰。兼山良。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微生畝

微生畝。武城人也。或曰微生高之族。通志氏族畧云微生氏猶今人曰某生也

驥

東方朔傳曰。驥騏驎。飛兔。麟。駢音流。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會  
不如跛夫。荀子曰驥駟驥驥驥宋劉義恭馬賦云。周稱踰輪。漢則天駟。體自

曹操樂府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乾維衍生。坎位伊楮。目之為俊。超絕世而稱驥。爾其為狀也。竦身輕足。高類露

永埒於修則音問舉舊閑而未儔考前迅而較名宋顏延之馬賦云昔帝軒涉

位飛黃服皂后唐磨錄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身魏德懋而澤馬效質觀

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顧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騰絕夫塵

轍駟騫迅於滅沒劉禹錫說驥篇云伯氏佐戎於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

知其良也秣之稊粃飲之汚池廐厩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鞵其易

之如此子方病且窵求沾於肆肆之馭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

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觀

之周體怡然視聽然笑既而扞隨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覲於是也是何柔心勁

骨奇精好態宛如鏘如擘如翔如之備耶今夫馬之德也全矣然顧其為駒藏

銳於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於常日須其齒備而氣振則眾美灼見上可以

交選夫驥  
墮垂耳于  
駒牧鳴犂  
戰翼下汗  
地墊之者  
固以為園  
園之九馬  
外廐之下  
乘也及其  
出蘭筋揮  
可愛凌厲  
清潔顧盼

獻帝閱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馬遂傲其僕蠲其皂篋其惡辱其溲權音却

以美薦秣以薊粒起之居之燥之拒音辰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馬之至分也

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音彥予以喪其寶且訛其所買也微予洒然白始予

有是馬也予常馬蓄之今予鬻是馬也彼寶馬蓄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

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齧抵以搥策不知其鬻音聶雲也昔之噓吸也謂為疴為瘵

授以藥石不知其噴玉也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至頭蹄曾何寶之有焉由

是而言之於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愈於五穀乎客謾音緡而竦予遂言曰馬之

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自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蘊於心者乎斯從古之嘆予

不敢嘆崔洪十六國春秋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王土疏曰唯龜茲據三十

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見天驥龍驤腰音長丹髦萬計盈廐雖伯樂

更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十里可  
易其借翰  
于晨風假  
定于六馭  
賦

公伯寮

史記公伯寮即申繚字子周或云魯人 馬注曰伯寮魯人孔子弟子家語列于七十二賢封壽張侯 正義家語有申繚字子周古史攷云疑公伯寮是譌想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

按公伯寮歷代從祀迨我朝程敏政奏攷正祀典以寮既不見家語月愬子路以沮仲尼乃聖門之蠹騰遂罷其祀

子服景伯

子服景伯何昭伯回子也哀公三年桓宮僖宮災司鐸火喻公宮故桓僖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家宰之屬出禮書以待命待詞求之命命不共有常刑按人乘馬由車脂轄技人掌掌車乘馬使四四相從為駕之易以脂膏轄為行之易百官官備國之百官各備其官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大變難故令各謹所守各整肅供給以承其事也濟濡帷幕濡帷幕于水中出而用之為濟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從蒙葺公室以濡物冒自大廟始外內以懷懷次也先尊後助所不給力所不給則致其助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郟吳欲伯中國吳來徵百牢徵魯索百牢之禮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得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于魯魯以十一牢百牢吳王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數若亦棄禮則有注者矣淫過其數周之王也制禮制作禮文上物不過十二天子之牢不過十二以為天之犬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棄天十二之數背周制禮之本不與必棄疾於我必放棄因疾來我擊我乃與之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大國吳也伐小國不仁小國邾也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二德即仁信孟孫曰孟懿子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故言烏有賢如景伯而可對曰諸大夫對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今其存者不順其言者對曰諸大夫對

初用七牢 范鞅怒加四牢

檀弓吳侵 陳斬社弑

晉書何遜聚名 命語 意問

卷之...

第...

厲師遠出 竟夫差使 太平謂行 人儀曰師 必有名人 稱之斯師 也則謂之 何行人儀 曰古之侵 伐者不斬 祀不弑厲 不獲二毛 夫差曰反 兩地歸爾 土曰君王 討敝邑之 罪又矜而 赦之師與 有無名乎

無數十焉。惟大不事小，小不事大也。言諸侯相伐，古來已然。知不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邾，以邾子來獻于亳社。以其亡國與殷同也。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國人懼，孟懿子謂景伯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名之而至，又何求焉？」言犯盟伐邾，所以名吳，又何必求訪之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三者皆魯邑。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與吳戰于夷地，獲叔子與析朱鉏。公賓庚公甲叔子并析朱鉏三人，皆魯大夫。明日舍於庚宗。魯地，每日遷舍見師行速也。遂次于泗上，微虎、魯大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於幕帳前設格，令士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畏微虎。吳人行成，求與魯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在宣公十五年。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夫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

林注書分 晉侯及吳 子兩霸之 辭

從故負載書 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吳王之子，當之而後止。晉侯及吳子于王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無不及，以為伯也。以為吳伯，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諸侯之伯長，敝邑將改職也。魯將改吳，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魯之事吳，從大國八百乘之賦，若吳以魯見晉侯，是魯爲子男之國，則將半邾之數，以三百乘之賦，屬於吳，而如邾之數，以六百乘之賦，事於晉。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矣。言已立後，不避因執。將以二乘與六人從。以二乘之車與六人從行。

景伯臨机 應變可謂 有智然太

宰好賂景伯亦先賂而後其言可行

速唯命遂因以還及戶牖名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

有事也季辛而畢後訖事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自襄公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

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曰景伯不會坐且謂魯不共且吳人謂魯而執

其賤者七人何損焉七人皆非卿不足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

適為不如歸之乃歸景伯以上皆齊閭丘來盟在哀公八年景伯戒室人使曰

陷而入於恭過寧近於恭閔馬父魯大夫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頌之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自微子至戴公禮樂

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

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恭王昭王

之子昭王南征不反穆王欲肆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有疾魯大夫目

其心恭王能庇覆之故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有疾魯大夫目

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出國語

石門左傳註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趙善譽輿地攷云

甫謚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遁世不仕自隱姓名守石門主晨夜開閉

春秋隱公二年齊侯鄭伯盟于此

禮記曰凡樂八音一曰石為太

音編磬歌又云垂之

磬

磬以石為之數十六八音而梧之也橫篋植上刻如齒形曰崇牙足為鳥形

世本無句作磬無句堯皇圖要帝嚳造鐘磬五經通磬立秋之樂也

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成也爾雅大磬謂之馨音喬形似犁維徒擊

磬謂之寒音三禮圖云磬股廣三寸長尺五寸半十六枚同一筍簾音謂之編磬

晉書曰晉書卷之倫語憲問

又云垂之

第卷

和鐘叔之  
離磬

周禮冬官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磬之為制上曲者為倨下直者為倨句其博為一其廣為一股為二其長一尺鼓為三其下當擊之處參分其股博去

以為鼓博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股博以其一為之厚則股與鼓同已上

通禮義卷  
日黃帝使  
伶倫造

則摩其旁已上過於厚者也太厚則已下則摩其端音端已下過於薄者也

使短春官磬師堂教擊磬擊編鐘宮縣有特磬鍾又有編磬編鐘磬師之教

稟錄日磬  
叔所造

續樂總音燕樂之鐘磬續樂合六代之樂燕樂歌二凡祭祀奏續樂祭祀磬師

樂則鐘樂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太磬配鍾

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磬周禮注言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樂書昔王阜

為重泉令擊磬而變舞則變之擊磬而歌舞豈無是論哉

七人

小學紺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一作長沮桀溺荷蓀丈人

晨門荷蓀儀封人楚狂接輿一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正蒙作者七人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通義作書契開

稼穡作甲子禪賢在璿璣平水土弔伐之類皆開端作始文供臣職武述湯迹

故不列於作名義之品端的無疑朱子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思

作不可以言隱隱不當以先起也豈謂先隱於本上復走出外境為起去乎禮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論語曰述而不作二作不足為証易傳曰昔者伏

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氏作堯舜氏作孟子曰聞文王作應與此作義同

荷蕢

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

擊磬翁如始奏冷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會見訪于長弘反受唾於荷

賦云

曾補四書卷之二 論語 憲問

第六卷



和鐘叔之  
離磬

通禮義卷  
曰黃帝使  
伶倫造

稟錄曰磬  
叔所造

周禮冬官磬人為磬倨句一矩有半

磬之為制上曲者為倨句下直者為倨句

其博為一其廣為一股為二其長一尺鼓為三其下當擊之處參分其股博去

以為鼓博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股博以其一為之厚則股與鼓同已上

則摩其旁已上過於厚者也太厚則已下則摩其端音端已下過於薄者也

使短其聲石故摩其旁使短焉春官磬師堂教擊磬擊編鐘宮縣有特磬鍾又編磬編鐘磬師之

也職掌教祇瞻擊特磬又教祇瞻擊編鐘也教

綴樂綴音燕樂之鐘磬綴樂合六代之樂燕樂歌二凡祭祀奏綴樂祭祀磬師

樂則鐘綴記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樂經師奏之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縣太磬配鍾

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磬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樂書昔王阜

為重泉令擊磬而變舞則變之擊磬而歌舞豈無是論哉

七人

小學紺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一作長沮桀溺荷蓀丈人

晨門荷蓐儀封人楚狂接輿一作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正蒙作者七人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通義作書契開

稼穡作甲子禪賢在璿璣平水土弔伐之類皆開端作始文供臣職武述湯迹

故不列於作名義之品端的無疑朱子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思

作不可以言隱隱不當以先起也豈謂先隱於本上復走出外境為起去乎禮

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論語曰述而不作二作不足為証易傳曰昔者伏

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氏作堯舜氏作孟子曰聞文王作應與此作義同

荷蕢

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故荷草器以自食其力也

擊磬賦云翁如始奏泠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曾見訪于長弘反受唾於荷

曾甫回書卷之六 論語 憲問 第六卷

賈

邨風匏有苦葉之詩註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深則厲

淺則揭以衣涉水曰厲寒衣涉水曰揭○言行者當量其

鷺鳴濟盈不濡軌鷺鳴求其牡飛曰雌雄走曰牡○言濟盈

雝雝鳴鴈雝雝聲也旭日始旦旭日初出貌士如歸妻迨冰未

泮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其求招招舟子招招號召之貌

人涉卬否卬我人涉卬否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

待其配偶而相從而刺此人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此男女必

之不然也此刺淫亂之詩

厲揭

以衣涉水曰厲衣謂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韓

詩正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

濡神也上文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鄭注論語及服

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則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子也武丁元祀王宅憂亮陰三祀亮一作諒既免喪其惟弗

言羣臣咸諫于王曰既除喪則可以言矣而嗚呼知之曰明哲有先知之德

哲實作則為天天子為君萬邦百官承式奉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

命王庸作書以告曰高宗用作書告喻以台正于四方以予一人台恐德弗類

茲故弗言恐德不類于前人以不言之意王恭默思道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

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巖中傅巖在北

是時說為胥靡胥靡罪人築于傅巖見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

知之弗得即今囚徒命吾憲問

第六卷

說苑高宗

商武丁也

高而宗之

故號高宗

成湯之後

先王道缺

刑法違犯

之 上廣曰 文厲作砒 利云履石渡水也 詩正 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

後漢書 兩雅 以衣涉水曰厲 衣謂 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 韓

說苑高宗 商武丁也 高而宗之 故號高宗 成湯之後 先王道缺 刑法違犯 桑穀俱生 于朝七日 而大拱武 丁名其相 而問焉其 相曰吾雖 知之弗得

從他道厲 微令漢軍 人國絕更 渡

言也聞諸 祖已桑穀 者野草也 而王于朝 意者國亡 乎武丁恐 駭飭身修 行思先王 之政與滅 國繼絕世 舉逸民明 養老三年 之後蠻夷 重譯而朝 者七國此 謂存亡繼 絕之主是 以高而尊 之也

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雉音勾 雉 鳴也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

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言天視下民 以義為常也降年有承有不承非天天民中絕其命民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 天以信命正其德謂其有承有不承乃曰

其奈何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母禮于棄道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 天時天時所常祀也祭祀 有常無為豐殺之 禮於是以棄常道

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出殷 本紀戊子三十有二祀

鬼方無道比胡種落不一歷代各稱名異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 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今名韃靼興師往伐三

年克之五十有九祀王崩廟號高宗子祖庚踐位出通鑑 前編

諒陰 禮喪服 高宗諒陰三年鄭注云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闡讀如鴉鵲之鴉音開 謂 闡制云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杜榭鄭氏謂杜榭所謂梁闡是也書云王宅憂諒

陰言居喪於梁闡也 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

服諒陰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

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史譏景帝不譏其除服而譏其宴樂蚤則既葬應除而違

諒陰之節也朱子云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邢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 釋之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說不同鄭氏於禮 記又讀作諒闡言居倚廬 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薨 白虎 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崩伏強天下

無擊失神明黎庶隕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為言奄也奄然亡也

大夫曰卒精燿終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

祿之為言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為言漸精氣窮也

冢宰

曾補四書卷之二 論語 憲問

卷之二

卷之二

白虎通云所以名之為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爾雅冢大也冢宰太宰也變冢為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原壤

原壤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孔子之故人也原壤之母死孔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如狸首之班言木交之華也執女手之卷音然如執女手之奉言木梓之滑膩也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疑夫子必當絕其交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魏書李業興傳梁武帝問原壤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

與對曰原壤所行事在彰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無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舊之義於理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之後世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

杖

禮記獻杖者出末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音杖而信之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親疏之義王粲云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直正不待矯揉據斯直杖杖之爰茂殷允云植德扶者捨杖焉資羅衮云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闕黨童子

王制云五  
十杖于宗  
六十杖于  
鄉七十杖  
于國八十  
杖于朝

新序 孔子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收漁分有親者得多

氏族各云闕氏風俗通謂

闕黨童子之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子曰', '闕黨', and '子弟']*

九